

# 河

□赵婷婷

家乡有条河，曾遭遇断流，因为连日的雨水，又恢复了生机，这真叫人开心。

儿时的记忆里，这条河记载着我和小伙伴们的快乐点滴。那时，我跟伙伴们常去河边找“胡堤”（中间卷着白色嫩毛毛的一种草），嚼着品尝那带点甜味的清香；在河堤折柳条、做柳哨，吹出“呜哇呜哇”粗壮难听、我们却很自得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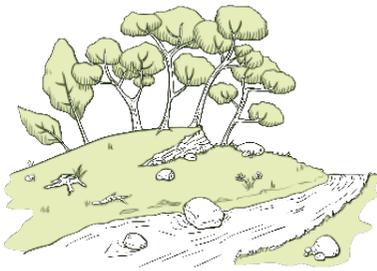
记得那时河岸有一棵歪脖树，整个向河里倾倒，几乎要亲着河面。河边曾有一个晒粉场，旁边小工厂里生产的地瓜粉丝、粉条都在那一大片空地里晾晒。那可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走过那里，顺手将一把粉丝塞进嘴里，柔软濡湿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不记得什么时候，粉条厂大概是倒闭了，那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粉丝。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体育老师带我们到户外活动，选择了曾经的晒粉场。我们这群调皮的孩子在那里撒欢儿，把河边的一棵柳树的枝条拽得七零八落，老师于是开始“问罪”。忘了其他孩子是怎么表现的了，我是坚决不承认拽过柳条，扭着脖子跟老师犟。丢人的是，爸妈下地干活正好经过河边，全程旁听。多小的一件事，但因为是大河见证过的，就格外难忘。

河边还有许多好光景。在水里游弋的鸭子、在河间摇曳的芦苇、在河面起落的蜻蜓、在河心碎开的夕阳……我肯定认真地观察过，以致现在脑海中仍能浮现出清晰的影像。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曾打动无数人的心扉。是的，河总与母亲有关。在河边，最常出现的就是母亲洗衣服的身影，还有我在旁边抓蝌蚪的小小身形。有时，母亲洗的衣服不小心被河水冲走，我就踩着水去追。河里，有母亲的味道，也是每个远行的孩子最深的乡愁。

我的大河又回来了，我真开心。希望她流淌得久一些，再久一些……



## 征稿启事

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学佳作，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本报《逸文》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文稿作品。

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文字富有真情实感，注重地域特色，随笔、诗歌、散文、小说连载等体裁不限，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创，因稿件引发的纠纷，由作者自行承担。

如果您有打动人心的故事，对美好生活的感悟，家长里短的趣事，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投稿邮箱：410509596@qq.com

# 嫂子

□薛立全

我有两个嫂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尽管她们性格各异，但都尊老爱幼、心地善良、与人为善，是实实在在的贤内助。

大嫂出生于1952年，比我大11岁。她身材不高，面目和善，淳朴善良，有一说一。作为嫁到我家的长媳，她与大家庭共同生活了6年之久，白天她要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晚上要干家务，缝补浆洗。那个时候二哥还没有成家，为了攒钱给他娶亲，全家一年之中都是粗茶淡饭，嫂子过年也只是对付一身粗布新衣。

记得分家之后，大哥用辛苦积攒的钱买回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把它放到我父母的房里，一直到母亲买上电视机才搬回他和大嫂的小家。那之前长达7年的时间里，大嫂没有半点怨言。

二嫂生于1958年，她身材苗条，面目清秀，待人热情，心灵手巧，乐于接受新事物。她干活麻利，既有速度又有质量，母亲对她的好学经常念叨。母亲是干家务活的好手，每当制作一些特色菜肴时，二嫂总会停下手头的活，站到母亲跟前留心观察，很快就学得有模有样。成家之后，我最喜欢去二嫂家吃饭，简单的食材在她手里可以做得花样百出，色香味俱佳。

大嫂嫁到我家时，我才13岁，她对我照顾有加，我对她也很是依赖。我八十年代通过高考去外地求学时，大嫂为我准备了新被服，二嫂把结婚后没咋舍得用的枕套送给了我。她们用比自己考上学还高兴的劲头，帮着母亲忙里忙外为我送行。

结婚后，我在城里居住，但每年春节都回老家陪母亲过年。每当正月里招待给母亲拜年的亲戚时，两个嫂子要么把客人领回她们的家招待，要么在母亲家下厨做饭，从不让我爱人沾手。她们说我爱人是城里人，不习惯农村的锅灶。在老家，两个嫂子常把母亲和我们一家三口叫到她们的家里吃饭，我从来没觉得不妥，跟在自己家一样。

儿子的吃饭口味我两个嫂子最清楚。按照老家的习俗，正月初二之前都要吃饺子，不吃别的饭菜。大嫂知道我儿子不喜欢吃水饺，每年初一都会打破传统，为儿子准备他最爱吃的炒鸡和米饭，年年如此，成了惯例，一直吃到儿子外出上大学为止。

前些年，两个嫂子在家种地种菜，每当下来应季蔬菜时，她们都会把第一茬留给我，芸豆、黄瓜、青椒、大白菜源源不断地供应。我爱人对老家的绿色蔬菜吃上了瘾，没有它们，她的食欲就会大大降低。

转眼间，两个嫂子都已年过六旬，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她们全身心地照顾第三代。在良好家风的引导下，嫂子们的下一代都品行端正，事业小有建树，第三代也充满阳光，茁壮成长。

嫂子是我们家风的重要建设者，是联系家庭成员的桥梁和纽带，是家庭关系的润滑剂。有了两个嫂子的良好引领，我们的大家庭非常融洽，每年都要组织多次聚会。每次聚会我都会多敬两个嫂子几杯，感谢她们的奉献。

老嫂比母。母亲去世后，两个嫂子成为我和爱人家庭事务的主心骨，每当遇到家庭琐事，爱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教两个嫂子，她们三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看到这些我很欣慰，也很幸福。

好人一生平安，愿两个嫂子健康、幸福、快乐，永远年轻！

# 钢板刻字

□张必强

每每看到新闻报道中，有中高考学生在考前撕书抛撒，谓之“缓解压力”，我就会十分心痛，不自觉想起自己曾经用铁笔和蜡纸在钢板上埋头刻写的情景。

1991年，我刚参加工作，当时教学设备还很落后，试卷都是老师自己刻写。某次期中考试前夕，我硬着头皮第一次学习刻写蜡纸。在办公桌上放好钢板，铺上一张蜡纸，再拿上一枝铁笔，就开始刻字了。

蜡纸上印有格子，供排版布局。开始刻写时，我才知道这和写钢笔字完全不一样——想横平却刻歪了，想竖直却刻歪了！力道也不易把握，轻了模糊、重了纸破。于是我只得去请教老教师。对方告诉我蜡纸要对准钢板上的斜纹，不要潦草，要按仿宋体去刻，铁笔头最好不要选择尖细的，那样容易刻破蜡纸，要选稍钝一点的笔头。

刻钢板是个细致活，一笔一画要求笔力适中，刻轻了内容印不出来，刻重了油印时会渗出油墨，纸上到处是墨团。我第一次刻钢板时戳破了好几张蜡纸，好不容易刻好一张，一不小心，汗水打湿蜡纸，蜡纸粘在了胳膊上，前功尽弃。好在我气馁，虚心向人请教，

渐渐也有了专业味道。刻了多次后，我慢慢做到了“心中有数”。

刻错了也不要紧，可以将铁笔的另一头在错的地方涂一涂，再将火柴划燃，烧到一半时吹灭，将那火柴梗的火星靠近刻错的蜡纸，将蜡纸上面的蜡融化一下，将错处弥平，风干后接着刻就行了。

刻写很费时间，完成一份试卷起码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小心翼翼，边刻边吹去刻出来的蜡屑。

蜡纸刻好后，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油印。学校的油印机像《挺进报》中描写一样，是手推式老式油印机。使用时，要先把蜡纸贴到油印机的网布上，固定好纸张，调匀油墨（一般不是黑色就是蓝色），再把网布放在纸张上，用橡胶棍子粘好油墨，就可以印刷了。

用蜡纸印刷的速度同样很慢，两个班级的试卷单是印刷就要一节多课的时间，而且还只是单面的。

如今，随着打印机逐渐普及，现在专业的网站、软件使用，刻钢板这个行当也就结束了其使命，成了人们记忆中的一部分。钢板刻字也成了已走过五十多个春秋、有三十多年教龄的我的教师生涯的见证。



## 雨中，等来一封信

□崔均鸣

雨，以哭天抢地的姿态  
下啊，下！  
我的等待，以及梦想  
一起凝固成这个季节里的庄重事件  
邮差身披满眼墨绿  
在街头的拐角处终于出现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他的邮袋里盛装着没完没了的使命  
抵达或离去  
是他与每个人接触的标准动作  
签字与交接  
也只是他使命中的一个时间片断  
短暂相遇，转身即成陌路  
擦肩而过，恰似这雨中的风  
我当然无法谴责他的迟到——  
地震、海啸、洪水  
飓风、暗流、险滩……  
都是他信手拈来的理由  
如你所知  
还有这不期而至的疫情  
整个地球都病了  
拯救行动却还在顽强继续  
亲爱的朋友  
可曾知——  
此时此刻  
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追问  
与整个世界闪电般和解

雨，稀里哗啦地  
继续下  
我的等待，以及情感  
早已经被淋得泥泞不堪  
抚摸着盖满邮戳的信件封面  
想像着它经过一个个驿站时的曲折  
禁不住泪流满面  
也许我等待得太久  
滂沱的情绪瞬间释放  
在空旷的街上演绎成声嘶力竭的呐喊  
来吧，来吧！这满天的冷雨  
来吧，来吧！这撒野的狂风  
让我也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中  
如狂飙突进，像飓风来袭  
闪电般的速度，雷鸣似的声势  
我把那信摺在头顶  
像擎着一面飘扬的旗帜  
我把那压抑的情绪举在空中  
像举着我那透明的心思  
在狂风里奔跑，光着脚  
在豪雨中疾行，不带伞  
告诉你吧，世界！  
远方的消息已经抵达  
亲爱的朋友  
可曾知——  
此时此刻  
我已经不再懦弱  
整个命运都攥在自己的手中

读你，在寂静无人的深夜  
如同品味我那日渐泛黄的人生  
读你，在熙来攘往的闹市  
恰似遥想那些漂泊不定的日子  
这个秋天  
因为一粒种子而感动  
因为一封来信而饱满  
因为一份梦想而虔诚祷告  
那缤纷绚烂着的一切  
便是我对明天的期盼和预言

